

寻找

说话，我说的是正式说话，此前见了我只是礼貌性地打一个招呼，回来啦？出去溜达溜达？我也一样，刚出去？拐弯那儿有人在遛一条大狼狗吧？直到最近一次才是正式的，我们在高层塔楼的电梯里相遇，他的手里提着一兜子书，书的包装上印着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样子他没想到会在电梯里碰上我，眼眶往外扩张了一下，低头从那兜书里抽出一本，他说我刚发现，是你写的，你怎么知道那多的事？我低头看书一眼，是黑底红字的《革命》，封面像用扫帚把鲜血刷在夜空，就对他笑了笑。我们身边站着另外两人，眼放绿光，估计是一对混吃闲粮的政工干部，冰冷的电梯把不同类别的人聚在一起，我不想当着他们说话，那等于对牛弹春红花月夜。可是马二先生又问了，他问你书里写的你老家在乌山，是不是过去属于四川，现在划给重庆的那个地方？我只好又笑了笑，回答说不是的，那个巫山是巫术的巫，长江巫峡的巫，元稹有句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老家的乌山是子虚乌有……忽然我想起身边的绿眼人，就一口打住。

这样的废话过去我也曾对人说过，有时还说是鸟贼的乌；乌鸦的乌，鸟儿没长眼睛的那个乌字，后来觉得不雅就不这么说了。每次说罢我都会笑话自己，觉得对问题大可不必如此认真，承认是坐而论道了，然而我的情况是丝毫不受其他影响，也就是说，下次又照样进行注册，不会伤天害理。

寻找革命

野莽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汪革命 / 野莽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011-9867-2

I. ①寻… II. ①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01683号

寻找汪革命

作 者: 野 莽

责任编辑: 尚惠敏 王 婷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9867-2

定 价: 36.00元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3969

我的邻居马二先生，很多年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说的是正式说话，此前见了我只是礼貌性地打一个招呼，回来啦？出去溜达溜达？我也一样，刚出去？拐弯那儿有人在遛一条大狼狗吧？直到最近一次才是正式的。我们在高层塔楼的电梯里相遇，他的手里提着一兜子书，书的包装袋上印着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样子他没想到会在电梯里碰上我，眼眶往外扩张了一下，低头从那兜书里抽出一本，他说我刚发现，是你写的，你怎么知道那多的事？我低头看书一眼，是黑底红字的《革命》，封面像用扫帚把鲜血刷在夜空，就对他笑了笑。我们身边站着另外两人，眼放绿光，估计是一对混吃闲粮的政工干部，冰冷的电梯把不同类别的人聚在一起，我不想当着他们说话，那等于对牛弹《春江花月夜》。可是马二先生又问了，他问你书里写的你老家在乌山，是不是过去属于四川，现在划给重庆的那个地方？我只好又笑了笑，回答说不是的，那个巫山是巫术的巫，长江巫峡的巫，元稹有句诗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老家的乌山是子虚乌有……忽然我想起身边的绿眼人，就一口打住。

这样的废话过去我也曾对人说过，有时还说是乌贼的乌，乌鸦的乌，鸟儿没长眼睛的那个乌字，后来觉得不雅就不这么说了。每次说罢我都会笑话自己，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如此认真，承认是巫山不就行了。然而我的情况是枪不受其他东西的指挥，也就是说脑子使唤不了嘴巴，下次又照样进行注解，总认为如若不交代清楚就会伤天害理，误人前程。比方说上次我回老家探亲，拎着一只沉重的拖包准备乘计程车去京西客站，刚出大门，一群怀里抱着小狗的女人就形成一个扇面向我围了过来，她们问我到哪儿，我说老家，她们问我老家在哪儿，我说乌山，她们就从红鲜鲜的嘴巴里吐出一串儿话韵来，哇！巫山云雨那儿？好地儿！你得带我们也去玩儿玩儿！重音落在巫山后面的那两个字上，脸上荡漾着一片对云雨的渴望，其中一人还低头看看自己的花裤衩子，动作夸张地一个转身，表示回家去换条漂亮的连衣裙，要我等她。大夏天的，逼得我满头大汗为她们讲解乌山与巫山的区别，这么一来，她们就纷纷感到了失望，于是怀抱小狗离我而去，一路上用儿话韵安慰着它，呜，呜，我的小宝贝儿，叔叔在逗我们玩儿，他们老家不是有云雨的那地儿，我们两个还是在家忍着点儿，周末你爸爸就回来了噢！

不过我发现马二先生不同，当我对他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扩张了一下的两

只眼眶倏忽又回归原来的样子，好像夜晚在昏黑的楼群里看见了一条光明小道，走几步却发现是路灯照着的水泥花坛的边缘，沿着此光仍然走不出去。他怀疑自己误入了歧途，声音和眼眶一道变小，有些警惕地盯着我问，不会是……子虚乌有的吧？这一次我收起了笑，严肃地告诉他，怎么会呢？子虚乌有是我顺嘴对你解释那个乌字！说完这话电梯停了，两扇梯门左右闪开，他还想问我一句别的什么，我对他一努嘴说，你到了！他抬头一看，红灯显示的数字果然是他住的楼层，形色仓皇地就往外跑。那天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装，速度快得像成语中的白驹过隙，与他六旬左右的高龄相比有些滑稽，连两个政工干部的嘴角都抽动了一下，好像把哪里给弄疼了。马二先生一出去就扭过头来，抢着对我说了句话，他说改天，我想跟你说一个事，这个事你可能做梦都想不到，一九四六年你们乌山……这句话他其实没有说完，他要抢在电梯关门之前跟我临时告一个别，一心又无法二用，就停住嘴抓紧向我挥了挥手。

我要向他挥手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对着门缝说了一声好的。就在两扇梯门轻轻合上的这个瞬间，我觉得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正如脚下的电梯，里面隐藏着很多秘密，这些秘密也许永远不为人所知，也许随时会暴露在外，各种情况完全取决于电梯早已储存的信息。我们这座塔楼的老电梯有时也出故障，没按它停它给停了，按它开门它又不开，电梯内外的人经常都在失之交臂。相逢一笑只是偶然，如果笑过以后还能当着众人说出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来，这简直需要前世的因缘。从此我就等着他来敲响我家的门铃，但是没有。等着在电梯里再次相遇，或者出去溜达溜达的往返路上彼此见着，打声招呼就互相靠近，一问一答说起他想跟我说的那个事，但是也没有。

有一次我夜里做梦，梦中他一身白色西装，出现在大狼狗出没的大街拐弯处。一个牵狗人背对着他，身子挺成一张射箭的弓，天上明明没有下雨，面前的灌木丛里却发出淅淅沥沥的声音，后来那人在整理裤子的时候手中皮绳脱落，那狗就趁机来到他的身后。梦中的我赶过去跟他并肩作战，吓退了大狼狗并且还批评了它的主人，狗主抖动着身子徐徐转身，脸上一派轻松舒适的表情。我们两人又并肩走回塔楼，路上他只是愤怒地抨击着当今的世道，不断重复着满街是狗这一句话，还是没有说起他想跟我说的那一个事。醒来以后我有些好笑，觉得自己已经由等候变成期盼，以至于真的像他在电梯外面说的那样，那个事我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这样时间一长，我的心里渐渐滋生抱怨，怨他平白无事，为何要给我制造这么一个悬念，就好比惯于骗人的小

说家，故事没有写完人就走了。而他更不像话，他的故事连个开头都还没有，只给了我一个下期预告。问题是我又不能主动去按他家门铃，等他开门出来问他，喂，马二先生，你说改天你想跟我说的是一个什么事，你怎么说话不作数，改了这么多天还不来跟我说，害得我夜里做梦都在想呢？

知道这座楼里有个马二先生，是我刚搬来的那一年，那天我去楼下传达室取稿费单，签字时发现登记簿上写着这个名字，特别凑巧，他的房号在我下面一层，他的名字也在我的下面一格，内容一行是从美国寄来的包裹。当时我在心里笑了一下，认为这个名字更像是小说里的，描写民国时期生活的小说。如果书中还有插图的话，这人大抵是头戴一顶瓜皮帽，后颈拖着一根细细长长的辫子，身穿一件长袍，外面再套一件短褂，一手拎着一只鸟笼，一手拿着一把折扇。现实社会中已经很少有叫这个名字的了，尤其是在首都北京，这样一座住满知识分子的高层建筑里。我指着这个名字小声问传达室的老女人，我问这是他的真名吗？传达室的老女人抬起头来对我怒目而视，怒目而视是老北京人表示友好的最佳方式之一，她说废什么话呀，你怀疑人家的名字是假的，人家还怀疑你的名字是假的呢，你们两人问我的话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说我告诉你，你的名字是假的，人家的名字可是真的，人家的老爹是共产党的大官儿你知道吗？我说哦，多大的官儿？传达室的老女人两手往外比画着，像裁缝用皮尺丈量一个大胖子的腰围，大得很！接着又说，可惜死早了！接着又说，要是不死官儿还得大！

我没打听他老爹的官职，以及死因，只想见一见这个名叫马二的人，看他可像民国小说里的插图。几天之后，机会来了，那年是个狗年，南方发了大水，楼里贴出一张布告，号召各层户主有钱捐钱，有物捐物。在蜂拥而来的捐赠者中，我看见了一个身穿白色西装的人，怀里抱着的捐赠物跟任何人都不同，全都是女人的裘皮大衣，有长的也有短的，有毛的也有光的，足足有十好几件。周围一些怀抱棉衣棉被的女人首先发出一片惊叹，一个说，哇噻，这好的东西，我敢打赌一样都穿不到灾民的身上！一个问，那会穿在谁的身上？那一个用手指点着说，这件是县长太太的，这件是乡长夫人的，这件是村长老婆的，剩下这几件也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和计生干部的！这一个说，切！越是地方上那些土包子小官儿的老婆越是自尊心强，撒切尔夫人穿过的貂皮水獭她们也不会要，更别说是北京女人的旧东西了，而且家里的破钱又

多得是，她们情愿花大价钱在大商场里买假冒伪劣！另外一个模仿小品里的东北人说，拉倒吧，撒切尔夫人相当的艰苦朴素，她才不穿那些鬼玩意儿呢！说话间，穿白色西装的男人把女人的裘皮大衣堆放在了登记台上，登记员的眼睛睁成两颗圆球，望着他问，都？穿白色西装的男人说，都！登记员一件一件清点过了，填好数字，在账本上方摇晃着圆珠笔问，名字？穿白色西装的男人说，马二。就这一次我对上号了，原来他就是马二先生，那套高雅洋气的白色西装立刻赶走了我心中描绘的长袍短褂和瓜皮帽，清爽地定格在我的心中。马二先生登完记转身走了，周围的人又开始了第二轮议论，一个说，天哪，我们楼里还有这号阔佬，他家是不是有个梦露啊？一个说，屁，有个杜十娘还差不多，杜十娘怒沉了百宝箱，人也跳了瓜洲河，但是嫖客给她买的皮大衣忘了扔，给这男人留在船上了，横直他也穿不出世，不捐给灾民还看着它夏天长虫子不成！

那次在一片哄笑声中，我捐了一百块钱，传达室的老女人像抓小偷一样抓住我的手腕，嚷叫说他妈的少了，要我把稿费单上的都捐出来，逼得我又加了一百。她还不肯善罢甘休，后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马二先生身上，我说刚才他捐的都是他太太的细软，怎么不见他太太自己来捐，是不是他太太不在……传达室的老女人说，废什么话呀，你怎么知道人家太太不在？人家是金屋藏娇，人家还经常换太太呢，要不然人家能有那么多女人的皮大衣呀？那是因为人家年轻漂亮的太太太多太多了！我趁机问，太多是好多？有多多？她说切，这又不是稿费，我可没法登记，今儿一个，明儿一个，都是短期的，长期的一个住在美国，连我都还没有见过面！耶，你打听人家太太干吗？你家里不是有一个太太吗？忽然她又对我怒目而视，我警告你啊，你再打听人家太太我就告诉你家太太！我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觉得马太太很好记的，马泰福音，新马泰……传达室的老女人掐断我的话说，还欧洲五国游呢，又想把人家太太拐到那儿去游游不是？

捐钱捐物的人又笑成一片。这时候我的心思已经转移开了，想着身穿一套白色西装的马二先生，为什么要叫民国年间遗老遗少的名字？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儿，他的儿子有多少革命浪漫主义的名字可取，取个马克考，或者马学思也好，为什么偏偏要取这个马二？我再次试探着问传达室的老女人，我说这个马二先生，他的头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哥哥？传达室的老女人说，有！头上有个哥哥，叫马大！脚下还有

一个妹妹，叫马三妹！我相信了，哦了一声，她却阴谋得逞地大笑起来，你赶紧去找他妹妹，给大官儿家里做个女婿小舅子，这辈子你就有得吃了，你快去找马三妹呀！她这一笑，证明了刚才说的不是真情，我就又换一个方式假设，会不会这个共产党的大官儿本人并不姓马，他只是收养了一个已经牺牲的姓马的老战友后代，为了纪念那个老战友而没有给养子改名换姓？我想这些疑问的答案，想必装在一份尘封的档案里，一座普通塔楼的传达室的老女人未必知晓。而且我发现，我没法跟她这样的角色说话，因此我不再枉费心地咨询此事，这些年来，我一直把它埋在心底，权当是谜。

这次是马二先生主动，他说改天，他想跟我说一个事，可能我做梦都想不到。我对这话感到意外，却又暗自欣喜，心想说就说吧，等他把他想说的事跟我说完后，趁此时机我也把我想问的事问一问。我猜他要说的那个事应该跟乌山有关，跟一九四六年有关，完整地说是跟一九四六年的乌山有关，而且那不会是一个小事。乌山现在是我老家的县名，跟很多最基层的行政单位一样，它没有独立建制的档案馆，曾经有过县志办公室和文史办公室，后来两个办公室合并成了一个，简称为史志办，一九四六年乌山发生的大事，此办可能会有记载。跟马二先生在电梯相遇的第三天，老家有朋友到京城出差，给我带来两斤茶叶，三十年前我当知青时的那个茶场的产品，我感谢这位朋友的方式，是把那个茶场的近况打听了一通，接着向他要了一个史志办的电子邮箱。朋友走后，我以家乡游子名义，从网上写了一封邮件给老家的史志办发去，请教他们，一九四六年乌山是否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我说我想了解一下，只是了解。

很快我在网上收到回信，是一封不能盖章的公函，落款是乌山县史志办公室。回信里说，一九四六年不仅是对乌山，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年头，非凡的年头，有着特殊纪念意义的年头。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第二年，它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前三年，它也是乌山这块神奇的土地自清朝以后唯一经过战争的一年。这一年，活跃在古麇国，也就是现在麇县的一支共产党的队伍，消灭了驻扎在古庸国，也就是现在乌山的一支国民党的队伍，接着又瓦解了南山和川东两支土匪的队伍，收编了南山另一支土匪的队伍，然后挥师西北，转战四川，卷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回信写得很像一部战争纪录片的解说词，相当的有激情，相当的有气势。在回信

的五分之四部分，执键者公布了史志办主任的名字和电话，希望我有事直接跟他取得联系，主任姓明，叫明武汉，乌山土著。土著是我说的，信上的原话，是说他是生于本地并一直在本地工作至今。我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儿似曾相识，可在哪里相识的却一时想不起来，同时我又怀疑，这个明武汉明明是乌山人，为什么不叫明乌山，而叫明武汉，是不是生在乌山长在武汉，或者生在武汉长在乌山，武汉是省城乌山是县城，乌山名气小武汉名气大，于是他爹他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就往大处挂靠了？

我把这封回信下载在电脑里，作为乌山的文史资料，每天都要看上一遍，几天下来差不多已经烂熟于心。我想的是等到马二先生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举出这份资料问他，他要跟我说的那个事会不会就是我所知道的这个事。可是自从在电梯里见面以后，除了那夜梦中我们并肩驱狗，马二先生再也没有了下落。这事过去不久，又到了我回乌山老家的时候，当我从京西客站购了车票回来，告诉我的妻子，晚上我就登车起程，妻子忽然尖叫一声，她说晚上？马二先生晚上还要来找你呢！我顿时一惊一喜，马二先生？他来过？妻子说，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有一个老家伙来找你，穿一身白花花的西装，他说他叫马二，住在我们楼下，来时手里还提着一提兜东西，听说你不在家转身就走，边走边回头说他晚上再来。妻子看我听着有点发愣，就索性再往滑稽处说，她说这个马二先生真有意思，邻里邻居的，来家串门还送个什么礼物！就送吧，心眼还多，你不在家他宁可把礼物提走，也不交给家里的女主人，生怕我给私吞了不告诉你，情愿晚上再提过来，非得当面交你验收不可！妻子问我，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呀？我说，你在家，我要问你才对，那都是些什么东西呢？她就扑哧笑出声道，人家又不给我，我能伸着脖子死瞪白眼地去看？电视广告里说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就送脑白金，莫非是给你补脑的脑白金？我说嗯，或者是给你补血的太太口服液！可是你也不想，马二先生怎么会给我们送礼，人家老爹是共产党的大官儿，无事相求，就算有事，也求不到我们老百姓的头上！

妻子正经起来，她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在想，送脑白金当然是我信口编的，他提兜里装的只是一些书本纸张，看这人长一副苦巴巴的相，穿得像个绅士，样子却像逃犯，会不会他有什么讼案在身，想让你捉刀代笔写冤情申诉？你可得留着点儿神！我的心里隐隐开了一道小缝，但又火速摇头，我说不是，马二先生曾经说过要来找我，这话我都忘记给你说了，他的原话是他想跟我说一个事，那个事我可能做梦都

想不到，是不是他想说的那个事跟提兜里的东西有关，他怕我不相信，专门提来给我看的？这就相当于看图说话，看完了他还得提走，你放心他不会留在我家！妻子疑惑道，听你这么一说，我的第一感觉就更是对了，我们这个塔楼总共二百多户，六百多人，他有什么心中的话儿怎么不对别人讲，怎么要专门跑来对你讲？你又不是当年的毛主席！我说你又错了，马二先生说到一九四六年我们乌山的时候，后面的话中断了，他想跟我说的事应该跟那一年有关，而你看他今年多大，那一年有他吗？妻子望着空中回忆着说，我看他今年不小于六十岁，那一年也有他了！我笑了说，那他也是一个不满一岁的孩子，难道还能跑到我们乌山去作案不成？

我看一眼手里的车票，再看一眼墙上的挂表，此时离登车时间已不足三个钟头，我还得收拾行装，吃顿晚饭，然后沏上一杯好茶带着，坐出租车去京西客站，出门还得避开那些怀抱小狗的女人。所以，即便我去按马二先生家的门铃，也没有太多的工夫听他讲那个事，看他那一提兜书本纸张了，与其这样，不如索性等我回来，这叫把好戏留到后面。我就对妻子说，他要说的可能跟我的老家有关，那天他向我提到过乌山，要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下次见面一问就是，我倒是在替他着想，晚上再来我已经睡在火车上了，害他又空跑一趟不是？妻子说，那我就如实告诉他，你已经回了老家，走得匆忙，有话等你回来再说吧。妻子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到底是多年的夫妻，相当默契。

我回老家的第二天晚上，乌山二张跑到我家砰砰敲门，见面就一顿臭骂，问我为什么不给他们发布一个消息，他们好为我接风洗尘。我说风也没必要接，尘也没必要洗，昨晚我一回来就用家乡的水从头到脚洗了一遍，连肚脐眼儿都用刷子刷干净了，等我在家陪过几天爹妈，你们说到哪里去喝，我就到哪里去喝。乌山二张又称文武二张，武的是公安局长张三好，文的是文化局长张腊八，两人是我三十年前的知青战友，插队都在乌龙鼻茶场，不过我在驴推磨队，他们在狗钻洞队，两个队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跟主张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不同的是，我们三人之间常相往来。张三好的老爹跟我的老爹是解放前的同学，解放后的同事，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的同右和同棚。同右就是同时被打成右派，同棚就是在农场劳动改造的时候，夜里同

住在一个关牛关羊的茅草棚子里。不过他老爹的身子骨没有我老爹的身子骨结实，他老爹的命也没有我老爹的命大，因此就熬不到小平同志复出的那一天，在他们同右同棚的那段日子里不幸遇难，累死在县城一个名叫嫦娥奔月的人造湖工地上，是我的老爹把他的老爹从湖里背出来，埋葬在城门外的那个著名的北坡。当我们弄清了这层关系，我跟张三好又成了世交，友情也就水涨船高地增加了一倍。张腊八不是，他的老爹是乌山县城的唢呐艺人，那个时候虽然也在劳改农场，却是劳改农场的管教人员，管教张三好的老爹和我的老爹，我们的老爹用锄头挖嫦娥奔月，他的老爹用眼睛监视着他们挖。

张三好的老爹遇难以后，没人给右派开追悼会，张腊八的老爹背着一支唢呐，一个人跑到北坡，坐在他的坟前一连吹了十支曲子。每一支曲子都凄惨之极，听到的人都怀疑他吹的不是唢呐，而是洞箫，赶去一看，他吹累了，正闭着眼睛在坟前呼哧呼哧喘气，怀里抱的确实是一支金黄色的唢呐，一根亮晶晶的口水像粉丝一样从他的嘴上牵连到喇叭嘴上。后来有人分析，那根口水完全是个象征，预示着张腊八的老爹要为此事受到牵连。果不其然，张腊八的老爹为张三好的老爹吹唢呐的消息传到劳改农场，劳改农场的场长立刻派人把他叫去训话。场长说，听说你会吹唢呐是吧？吹得还有点儿水平是吧？昨天在北坡吹了十个曲子是吧？我这人孤陋寡闻，只听说有个十送红军，没听说还有十送右派呀？然后一拍桌子，我问你，你的立场在哪里？张腊八的老爹翻着眼睛回答，你问我立在哪里？我没有立，我是坐在坟场上吹的，你说他是个右派，那是在我们阳间，到了阴间，人家那边分不分左右还说球不成！场长拿他没有主意，最后发工资时扣了他一块钱。有人发现张腊八身上有些地方像他老爹，那叫异曲同工，我说不对，应该叫一脉相承。

唢呐在我们乌山老家俗称喇叭，我记得我们当知青的时候，张腊八的绰号就叫张喇叭，我认为这个叫法有乱伦的嫌疑，要叫也应该叫他张喇叭之子。张腊八也吹唢呐，从小跟他老爹学的，而且青胜于蓝，中气十足，能把最后一个拖音吹出五十三秒的纪录，他老爹当初只能拖五十秒，老了以后更不行了。那些年一到国庆节的前夕，乌龙鼻茶场就要组织各队的知青排练节目，到县城文化局去参加文艺会演，每次出征我都会拿回一张创作奖的奖状，张腊八也每次都挣一个唢呐独奏奖。他是阴历腊月初八生的，有一次他得了奖后对人吹牛，说他老娘生他那天，饿疯了的他们一家吃

了一顿腊八粥，就他一个人没吃。他第一次睁开眼睛就看见他老娘的一副饿相，难得哇啦一声哭了起来，据他老娘事后回忆，那一声他真是哭得惊天动地，就像电影里红军号手吹的军号。这证明他从小肺活量大于同龄婴儿，天生是个吹匠，要在部队能当一名优秀号手，要在地方上也能当一个唢呐王。张三好戳他的鼻窟窿，说你真是能吹，才生下地就有那么多的思想啊？戳鼻窟窿也是我们乌山老家的话，意思是检举揭发，一语捅破，让对方像鼻孔被戳一样感到很不舒服，然后倒吸一口凉气。

知青运动结束的那一年，我们三人一起招工到化肥厂，后来张三好凭着勇武过人调到公安局，我凭着会写文章上了大学，当然，我们也凭着各自的老爹那时都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走不久，张三好给我写信，说张腊八也凭着能把一支唢呐吹得神出鬼没，调到县剧团去搞乐器伴奏了。县剧团是文化局下属的二级单位，除了唱戏，经常也下乡去慰问演出一些小节目，快板书数来宝对口词三句半之类。张腊八欢天喜地的唢呐独奏不是安排在开场，就是安排在压轴。有一年春茶出来的季节，县剧团慰问到了乌龙鼻茶场，张腊八故地重回，心花怒放，很想打破他过去保持的那个五十三秒的拖音纪录，不料一下子没把握好，使自己的膀胱受到了损伤，也就是老家说的差点把尿包挣破了。张三好在信上说，张腊八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医生说以后不能再吹唢呐了，最好笛子和箫都得戒掉，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话，甚至连喊口号也要注意。这么一来，张腊八才从县剧团调到文化局，先是打杂，打着打着打成了副股长，打着打着打成了股长，打着打着又打成了副局长。接着老局长突发心脏病，死在一个唱花旦的女演员床上，三个副局长一个是党外人士，一个是花旦的亲老公，如果扶正，扶第一个是越轨之举，扶第二个又有谋位之嫌，空出来的这个文化局长于是就像古代招亲的绣球，正好打在了走狗屎运的张腊八怀里。

过了七天，二张夜里又来敲门，问我陪好爹妈没有，陪好了明天就到秦楚人家。我没告诉他们这七天里我一天都没在家，那些三教九流的朋友不像他们那样知书达理，车子一来不由分说，我就得乖乖儿地跟他们走，弄得我像当年农业学大寨一样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回老家名义上是探亲，实际成了访友。我答应听二张的，明天按时报到就是，第二天我还提前半个钟头，步行来到那座名叫秦楚人家的酒楼。他们已经在包厢里面等着，张三好带了两个他的心腹，刑侦队长朱晓平和刑询科长秦小山，张腊八带的是一个名叫杨琼花的小女人。酒楼里的人气很旺，又笑又吼的，可

以说是热火朝天，上了几道辣菜之后，大家身上开始发燥，除了杨琼花，都把外面的衣服脱了，搭在各自的椅背上。领班的女孩儿叮儿叮儿走来，一个一个套上布罩，免得丢失贵重的钱物。罩到朱晓平的椅背时，朱晓平用夹烟的手挡住她说，对不起小姐，我随时都要掏烟，兜里又只有两块多钱，免了吧，免了！

女孩儿就把他免了，叮儿叮儿来到杨琼花的身边，说是这位小姐，你也可以把衣服脱下来的，秦楚人家里面很暖和的，不会感冒的。杨琼花听朱晓平把上菜的女孩儿叫小姐，上菜的女孩儿又把她叫小姐，冷冷地答道，谢谢你，我既不是小姐，又不想脱衣服！女孩儿这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脸一下子红了，张腊八批评她说，这是我们刚提拔上来的美女副局长，以前是县剧团的团长兼台柱子，又亲自演旦角，难道你没看过她的戏吗？趁势又对我们大力宣传道，这下子好，我们局里有了一个秘密武器，能歌善舞，到哪里开联欢会也能把兄弟单位打个稀里哗啦，都称她是乌山的小杨丽坤，小杨丽萍！也是巧了，这三人都姓杨，都是杨门女将！女孩儿慌忙道歉说，杨门女将局长我说错了，请你不要见怪的！张三好对张腊八说，亏你还是文化局长，你还不如这个女孩儿，你的错误犯得比她还大，杨门女将是姓杨吗？且不说还是满门孤寡……

张腊八赶紧绕开这话，又说别的，刚才他说到秘密武器的时候，两手自然下垂，暗中比画了一个形状不明的物体，既像酒杯又像地雷，还像其他的什么器具。话说完了，比画还没有完，正好对着我往下说道，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秘密武器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除非关键时刻，比方中央来人，怎么着她也得出一个面，这次你从京城回来，京城就是中央，所以用她的关键时刻也就到了，等会儿我们酒过三巡，请她亮一嗓子，然后再陪各位蹦跶一曲。之所以我把她安排坐在你的对面，我跟三好中间，好处是这样她可以脸对着你，身子挨着我跟三好，按照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大家各取所需。秦小山叫起来道，我们也有需，我们也要取呀，你们这是搞一国两制，只顾自己享受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让我们还停留在半饥半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张腊八说，社会主义又怎么啦？只要你们各尽所能，多破大案要案，美女就不会爱英雄了？朱晓平抽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就这样半睁半闭地对杨琼花说，要让美女爱上，只怕要等到英雄牺牲了才行，我们还是抢在没当上英雄之前，自知之明地当个边缘人吧，挨不着身子，看不到正面，给我们一个侧面看看也就够了！张三好

就安慰手下两个心腹，侧看好哇，侧看怎么不好？横看成岭侧成峰，你们可以从侧面看她的两个峰嘛！众人大笑，杨琼花自若道，从侧面看可以，只是不要侧成习惯，变成两个斜眼狼了，出门对面来了汽车都看不见，嘎吱一下轧成个侧面！大家听到这个演戏的女人也能口出妙语，越发笑得争先恐后。

杨琼花坐在二张中间，两人其实只担一个虚名，人少桌大，各自相距一尺多远，什么实惠都捞不到。倒是坐在我的对面，能够被我明察秋毫，张腊八隆重宣布的这个美女副局长，无非是一个单眼皮，小眼睛，脸上大约还有一百多颗小雀斑，乌山老家人叫的蚊子屎，可能是因为过去演旦角，天天浓妆重抹，夜夜粉墨登场，久而久之，反倒使原本没有污点的皮肤染上了污点。不过今晚她化的淡妆，脸上一层稀薄的白粉，那些小雀斑们就像天快亮时窗外的疏星，朦胧依稀，似有若无，不是明眼人不大看得出来。强项乃在于她的一对眼睛，小是小却像两只聚光灯，说完妙语过后，就一个劲地往我这边聚光。在众人的开怀大笑中，为了显出一种见多识广和能征惯战的大将风度，她也开怀大笑，笑得血脉通畅，这时才觉得有些燥热，脱下黑色外衣搭在椅背上，只穿一件紧身的红羊绒衫，名副其实地敞开怀来。被她抢白过的女孩儿不计前嫌，叮儿叮儿地走过去，拿只布套替她罩了。

这家酒楼的菜做得不错，有别于中国的八大菜系，能让人吃出颇具特色的秦风楚味，咸里带酸，酸中有辣，吃得大家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冒出汗来。女孩儿趁机做广告道，我们老板说了，这道菜，就是这位先生正在吃的这个酸辣小河鱼，是公元前二百多年就有了的，楚怀王跟秦昭王为两国边界问题谈判时吃过的，当时国宴就设在楚长城脚下的，是长城这边还是长城那边我想不起来了，反正那地方相当于你们北京钓鱼台的。那天两个大王一人带着一个大臣，秦昭王带的是张仪，楚怀王带的是屈原，屈原在席上念《离骚》，哭成了一个泪人儿，张仪不会念诗，一张白嘴就会念数来宝，边念边从裤腰带上扯出竹板来打，说是这道菜，酸又辣，好比秦楚是一家。我们秦楚人家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我们老板说好的酒楼取名是要有典故的，你们说是不是的？众人听了大笑，张腊八嘎嘎嘎嘎笑得像一只老鸭子道，我还第一次听说，那个说客张仪还会说数来宝！据《史记》上记载，我们的屈大夫从齐国赶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张白嘴就已经回秦国了，两人一直没见过面！再说楚怀王又不喜欢屈原，要带人只会带郑袖和越女，怀里抱一个，腿上坐一个，带一个哭哭啼啼的老男人

来做什么？

张三好指着张腊八说，不是个屁，你看这位先生，他来出使你们秦楚人家，就带一个美女，哪像是我，走到哪里都带两个硬邦邦的武将！女孩儿抿嘴笑着，脸红得像她身上的大红缎子旗袍，把话转开去说，先生带的朋友一看就是有身份的，能给秦楚人家提高档次的，随时来我们都是欢迎的！说着转身要走，我把她叫住了，我说我想问你一句，你刚才讲的出自何典？女孩儿问，何典是什么，是河里长的小不点儿吗？张腊八嘎嘎笑道，他是问你从哪里听来的那些故事？女孩儿的脸色才刚恢复过来，又红了说，是从史志办的明太师那里来的，去年有一天明太师带些人来吃饭，一人手里拎一捆书，我们老板看见说要一本，他就给了我们老板一本，还签了个字，说是他写的，里面的东西都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老板拿回去看了一个穿头夜，过几天就把酒楼名字改了，又给我们办培训班，教我们对客人讲书里的故事。从那以后明太师每次来吃饭，我们老板都给他打三七折，我们老板说秦楚人家是从他的书里产生灵感的，所以应该感谢他的。张腊八说，原来还是这么回事！你去告诉你们老板，说有一个姓张的先生，他可以给你们取个更好的名字，以后再来吃饭你们要给他打五五折！女孩儿说，没问题的，只要是对秦楚人家有利的，我们老板都会高兴的！

我突然想到乌山县史志办给我的回信，信中提到一个明武汉，就问女孩儿，你刚说的那个明太师，是史志办的主任明武汉吗？要真是他，应该叫他明太史才对，过去给朝廷写史的官员叫太史，比方说司马迁就自称太史公。你们不知其然，把明太史叫成明太师了，太师的官儿可比太史要大得多，你再想想他是不是叫明太史？女孩儿说，可能是的，也可能不是的，反正那人肚子大大的，一看就是有学问的。张三好说，屁的学问，肚子大是喝啤酒喝的，里面装的净是屎尿，我这老战友叫他明太史是恭维他，那个字要写出来应该是屎尿的屎，太屎就是太臭，明明太屎怎么能做太史公呢？说起来别人不知道，这个明武汉我还不知道？初中时我们还同过桌，一写作文他就照我的抄，有一次作文题叫《我心中的父母》，我开头写“我的父亲已经不在，我的母亲含辛茹苦”，下面如何如何，第二天语文老师点名问他，明武汉同学，你的父亲不是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吗，昨天还在大礼堂给我们作报告，怎么突然就不在了？你的母亲含辛茹苦是什么意思？班上同学笑得在课桌上歪来倒去，只有我知道他把我的作文抄错了，后来大家一见了他就问，明武汉，你爹死了，你妈嘴里含

个茄子苦不苦哇？知青下乡他一年还没干满，场里就保送他去上了工农兵大学，想不到连他都能写书了，还能为你们提供灵感！

张腊八翻着眼问，是不是那年也下到乌龙鼻茶场，在猫掩屎队的那个戴眼镜的小个子，老场长林瓦全最讨厌他，只有副场长董大邦最喜欢他？张三好说，不是他是哪个瘪三儿？跟他老爹一道从武汉过来，说话一口一个格疤妈的，明明是黄陂人偏要叫明武汉！董大邦的副场长是他的县委副书记老爹给安上的，能不喜欢他，能不送他上工农兵？别说是含个茄子，含个南瓜红薯包谷坨子，含泡狗屎他都能上！乌山二张一说到上工农兵大学，我就终于记起这个人来，我说哦，还是他呀！那年全茶场只有一个考大学的指标，林瓦全老场长担心别人考不上，把指标浪费了，坚决主张让我去考，我都埋头复习了几个月，后来不知道怎么变了卦，换了一个人去，一考就考上了，害得我瞎忙乎一场！张三好笑道，工农兵大学考个什么，只要成分是贫下中农，文化上会写自己名字，身体方面五官四肢五脏六腑是全的，这就叫德智体全面发展。再就是要盖一个公章，那年头有胆大的角色，自己拿肥皂雕一个，或者拿萝卜刻一个，偷张招工表来按它一下也蒙过去了！张腊八说，五脏六腑要全，五官四肢就不见得要全了，工农兵大学里还时兴收一些苦大仇深缺胳膊断腿的人，只要脑子还是好的就行。张三好说，这话你说错了，恰恰要缺脑子缺心眼儿的，像明武汉那类货色，有思想的青年他们敢要吗？张腊八回忆道，他写的那本书我像在哪里见过，文化战线他都送了，只是我翻都懒得翻它！

张三好说，何止文化战线，连我们武化战线都人手一册，我倒是看了几篇，气得我都要一把撕了！四六年共产党利用南山的一股土匪打进县城，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团，后来又把这股土匪收编过去，再后来也消灭了，他把这事颠了个个儿，写成共产党的一个营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团，接着又消灭了一个土匪旅，真是弥天大谎！我插话说，而且还有什么收编第二支南山土匪，瓦解一支川东土匪，然后挥师西南，转战四川，卷入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之类？张腊八问，你也看到那本狗屁书了？我说，不是，是我写信向县史志办了解一九四六年乌山发生了什么事，史志办回我的公函上这么说的，话说得像战争片的解说词。也就是在那封回信里，他们要我跟主任明武汉取得联系，还给了我一个他的电话，这次回来我忘了带。张三好说，肯定是他本人写的，装神弄鬼是他一以贯之的英雄本色！一九四六年的事还不算，还有一个一九五八

年的事，五八年南山发生一起武装暴动，本来是因为大跃进干群矛盾引起，他又写成了地主富农要变天！我打电话给他指了出来，他在电话里问我怎么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家有人知道，前一个事我爹知道，后一个事我妈知道，他说你爹不是五七年就死了吗？那年你才多大？我说我爹死了我妈还在，我爹对我妈说的事，我妈就不能告诉我了？这个狗日的小声嘀咕了一句话，嘀咕给他身边同事听的，可是被我听到了，那天幸亏是在电话里，幸亏穿的这身衣服，要放在我当知青的时候，他那小脑袋不多出一个洞来才怪！我吃一惊，问他嘀咕什么了？张三好说，那个狗日的嘀咕说，你爹要不是一张臭嘴，他能死在嫦娥奔月吗？

朱晓平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嘴里说了一声该砸，砸死都活该！张腊八说，别砸死了，砸成个脑痴呆，跟小孩儿一样随地大小便，再写文章就有一颗童心，就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了！秦小山说，不过这事我们不能动手，别人动手我们还得用武力制止，不然把他砸死砸痴呆了，朱队长还得带人去捉拿凶手，我还得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张腊八开玩笑道，看来秦科长比朱队长稳重，下一步提拔副局长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说着用眼睛看张三好，张三好说，副局长要能打能拼，要那么稳重干什么？你提拔的这个副局长是因为她稳重？重成一两百斤了，稳得动都不动一下的女人你喜欢？跟她配合起来有什么意思？大家都笑起来，杨琼花脸上笑得尤其灿烂，秦小山笑了一下就收住了，端起杯来向朱晓平举了举说，我这身材稳重有余，打拼起来不好使劲儿，往后让好哥也换个女的！朱晓平一口干了说，那就换我，女刑警队长越来越多，她们干这个的确是有优势，那叫卧底！张腊八的脑袋斜着向我戳过来，贴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道，看出来没有？他们两个关系有点儿微妙，这次公安局要上报一个副局长，三好报的是朱！张三好怀疑他是说这事，敲了一下筷子道，大点儿声说，你那一张臭嘴又在叽咕什么？张腊八不慌不忙地大了声说，明武汉的脑袋砸破以后，除了一脑袋坏水，还有就是在工农兵大学里学的一盆糊涂浆子！大家又笑起来，张三好说，我要相信刚才你是说这个，我的脑袋里就是一盆糊涂浆子！

穿红旗袍的领班女孩儿又端了一盆玉米糊糊过来，正好听张腊八说把谁的脑袋砸破了，里面装的是一盆糊涂浆子，就立刻联想到她手里端的玉米糊糊，刚才还红红的小脸一下子白了，双手抖了一抖，幸好她赶紧把盆子放在了桌上。张腊八总是会观察人，安慰她道，我们说砸人，又没说砸你们店，你怕个什么！快上菜去，另外你去